



1.

家學淵源的環境薰陶

古來華人文化藝術之傳習管道，向來以父子、兄弟相傳之所謂「家學」為最早的傳承模式，這種傳習風氣之形成，與周代政治與社會所採行的「世族與世官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後大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大變革而逐漸產生了某些變化。由於家族世代相傳人口遞增，支派漸趨繁雜，而無法仍舊世居同一地方，血緣團體遂由此漸趨解體。這些離鄉背井的氏族成員，在新的環境裡與其他家族的「外人」彼此間基於「遠親不如近鄰」的地緣關係，其間的接觸及社交關係反而日趨密切，加以某些特殊的共同利害關係（如行會體制的出現等）所致，其「家學」因而逐漸外傳，師徒制的傳習型態也隨之逐漸普遍。如孔子、莊子、荀子都有數量極為可觀的追隨門人即為其例。



【本頁圖】1946年，梁中銘全家福，右二為梁秀中。

【左頁圖】梁秀中，〈憶兒時〉（局部），1968，彩墨、紙，100.5×57.5cm。

【右頁上圖】
1912年，梁家四兄弟與父親梁紫榮合影。

【右頁中圖】
1935年，剛滿周歲的梁秀中與父母親合影於南京。

【右頁下圖】
1952年，梁家四兄弟合影。
左起：梁中銘、梁鼎銘、梁砥中、梁又銘。

梁秀中，〈宋馬遠造像〉，
1982，彩墨、紙，
67.5×34.5cm，
圖片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提供。



美術世家，滿門畫家

被喻為中華最早繪畫史著作的中晚唐張彥遠所撰《歷代名畫記》卷二〈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所載，魏晉以降畫家的「家學」傳承有：戴逵傳於其子戴勃和戴顓，陸探微傳於其子陸綏和陸弘肅，袁倩傳於其子袁質……閻毗傳其子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尉遲跋質納傳子尉遲乙僧等。此外，自卷四以下迄於卷十，介紹歷代畫家之部分，也有記載幾個中唐以降的家學傳承，其中以有名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以及思訓之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之姪李湊等一家五人並善丹青，堪稱為人才最多的繪畫家族。

此外，如從家族世代傳承的面向檢視歷代畫史，則以北宋末的宣和院畫家馬賁傳南宋紹興畫院的馬興祖（第二代）、馬世榮、馬公顯（第三代）、馬逵、馬遠（第四代）以至寧宗朝畫院的馬麟等五代世系院畫家，堪稱史上繪畫家族最為源遠流長之紀錄。

若就近代畫史而論，梁鼎銘（1898-1959）、梁又銘（1906-1984）、梁中銘（1906-1994）畫壇上有名的「梁氏三傑」家族之畫家人數，堪稱世紀之所罕見。

1984年，學者彭明輝曾經撰〈梁氏家族與近代中國藝術論稿——以梁鼎銘為系統〉一文，梳理過梁氏家族中能執畫筆而且參展的有二十二人，包含三個世代如下：

第一代：梁雪清、梁鼎銘、李若蘭、梁又銘、梁中銘。

第二代：梁丹美、姜宗望、梁秀中、梁丹丰、梁雲坡、梁丹平、梁丹貝、李焜培、梁灼華、梁丹卉、梁敏川、梁敏天。

第三代：梁銘毅、袁萬里、梁銘潛、方子元、方子良。

經過三十九年再重新檢視這份名單，雖然有少數第二、三代後來轉向應用美術領域發展，不過上列未提到的第二代之梁政均（又銘之子），後來也跨越室內設計和水墨畫創作而嶄露頭角。1993年夏天，梁氏家族於美國底特律及洛杉磯舉行聯合書畫展，匯集了梁氏三傑以降三代，計三十三人、近七十件作品，成為藝壇佳話。如此人才濟濟而名家輩出的藝術家族，不但為中華歷代畫史之所罕見，甚至連國外恐怕也不多見。本書主角梁秀中（1934-），即為梁氏家族第二代最為傑出者之一，同時也是戰後以來臺灣專業美術教育體系所培育而出的頂尖女畫家之一。



家學淵源，潛移默化

梁秀中原籍廣東省順德縣（佛山）龍江鄉，於1934年12月17日出生在南京，原名小中，為梁中銘之長女。其祖父梁紫榮（1841-1922）畢生服務於北洋海軍四十年，清末官至四品的大車輪機長，曾參加過中法、中日戰役，民初曾任北洋海容級巡洋艦輪機官。其早年深感清廷腐敗，民生疾苦，常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教導晚輩，對其子女頗多啟發。祖母黃金鳳女士生育五女四男，男孩依序為砥中、鼎銘、又銘與中銘（雙胞胎）。1980年周安儀所寫



的〈梁氏一門皆畫家〉專文中，梁中銘談起自家兄弟從小都喜歡畫畫，主要源自紫榮公的庭訓啟發：

因父親在軍中生活，認為我們應該多讀書、多學技術，所以當時有句話：「練得一管筆，到處不求人。」希望我們以筆作為一生意業，因此他每次從各地回來，都買回筆和紙，這些紙和筆，影響了我們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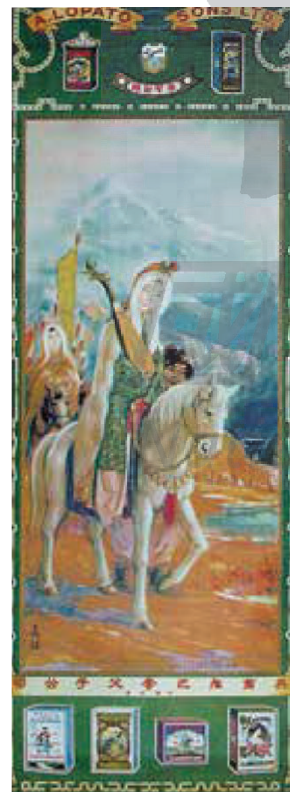
在動亂的時代及經濟不景氣的時空環境之下，要以繪畫謀生進而養家活口，本非易事。鼎銘、又銘、中銘三兄弟之所以選擇繪畫為終生事業，除了其個人天賦的藝術基因，以及時空環境的特殊機緣之外，紫榮公從他們幼小時給予上述的觀念引導，應該也發揮了相當的增強作用。

「梁氏三傑」嚴格而論，都不是出於科班的正規美術教育體系，年齡最長的梁鼎銘，也僅於青少年時期進入上海南洋測繪學校就讀一年，奠定透視畫法基礎之外，其深厚的繪畫功力，多出自觀摩自學及不斷的寫生所致。早年多靠半工半讀的「勤工儉學」留學法國和美國的兄長梁砥中（1896-1981），於海外寄回西方之複製名畫之畫片及畫冊，供他們姊弟揣摩學習。悟性甚高而用功甚勤的鼎銘，在十八歲時即往廈門藉繪像以謀生，弱冠之齡（1917）即獲聘於上海英美煙草公司廣告部任職，專司繪製以美女為題材的炭精擦筆水彩技法之香煙月分牌廣告畫，前後歷經八年之久。期間小他八歲的又銘、中銘兩位孿生弟弟，也隨鼎銘學習西畫。

1923年梁鼎銘與三姊梁雪清、梁又銘、梁中銘，以及知名月分牌畫家胡伯翔（1896-1989）共組「天化藝術會」，屬美術教育機構，有推廣社會美術教育兼具繪畫藝術團體之功能。又銘和中銘在此一藝術會繼續學習西畫，而且不久之後很快地也能協助兄長傳授繪畫。此外，在加入天化藝術會之同一年，又銘、中銘兄弟兩人也同時進入上海的藝海美術公司任職，從事月分牌、香煙牌之類的廣告畫之繪製工作。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華人飽受外國列強欺侮，再加上北

梁鼎銘30年代所作月分牌——昭君出塞。



【左圖】1940年，梁中銘攝於抗戰時指導製作的宣傳大壁畫前。

【右圖】梁中銘漫畫集封面。

伐以前，軍閥割據，局勢動盪。因而這年秋天，梁鼎銘毅然放棄待遇優渥的英美煙草公司工作，南下廣州，經劉文島將軍（一說陳希曾）之引薦，而與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見面，翌（1926）年3月即獲任命為《革命畫報》主編。1927年，又銘、中銘兄弟倆也追隨兄長，放棄上海的工作而南下投身行伍，展開其以「美術報國」為終生職志的無盡生涯。

梁中銘於1927年夏天從上海返回廣東，進入黃埔軍校入伍生政戰部，負責編輯《入伍生畫報》，並於航空救國協會任畫刊主編，以及廣東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成所畫師。其後隨著國民政府之定都南京而調往南京，任南京《京報畫刊》主編及《南京時事月報》圖畫編輯，於1932年夏天任軍委會政訓處第二科中校藝術股長。

梁氏三傑均兼擅長中西繪畫而奠基於深厚的素描功底。昆仲三人最初入伍於陸軍，鼎銘以〈沙基血迹圖〉、〈惠州戰蹟圖〉、〈濟南戰蹟圖〉、〈廟行戰蹟圖〉、〈南昌戰蹟圖〉等五大戰史畫聞名於世；其後又銘借調至空軍航空委員會，因而繪製一系列的空戰史畫；當年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901-1954）曾希望延攬梁中銘到海軍服務，雖然他沒有轉

海軍，但仍製作了〈臺海戰役〉、〈永豐艦討逆〉等史畫。

在水墨畫方面，梁中銘擅長畫牛和猴子（鼎銘擅長畫馬，又銘擅長畫羊）。另外，他也以水彩畫和漫畫知名於畫壇。除此之外，其鉛筆速寫之數量和品質更是驚人，抗戰軍興，梁中銘擔任南京軍委會政訓處《陣中畫報》社的社長，為當時全國唯一軍中宣傳刊物，隨著戰爭遷移至漢口、桂林、重慶，但總能準時出刊。中銘常親赴前線，以鉛筆或鋼筆速寫國軍英勇抗戰之畫面，陸續刊載於《陣中畫報》上。

據聞其鉛筆速寫本堆疊起來曾高達兩人之高度。後來一部分送人，但仍始終維持超過一人高度以上，顯見其用功之勤，以及造形基本功之扎實，不但在昆仲三人中格外突出，甚至在當代畫壇中也罕人能及。尤其其他所創的「動態素描」，對於戰後水墨畫名家李奇茂（1925-2019）頗多啟發，堪稱影響深遠。

1934年元旦，又銘、中銘兩兄弟同時於上海舉行結婚典禮，成為藝壇佳話。中銘夫人盛守白女士，早年也曾在天化藝術會學過畫，因此對美術也具有一定程度之素養。

從人格發展學的觀點，心理分析學派學者認為：兒童早期的經驗，

【左圖】
梁中銘勤畫鉛筆速寫，速寫簿堆疊起來比他人還高。圖片來源：何政廣攝影提供。

【右圖】
1934年元旦，梁又銘、梁中銘雙生兄弟同日結婚照。



對於未來人格發展影響極大；社會學習學派主張：兒童行為型態之養成是從模仿學習而來，父母的人格特質和態度行為，對兒童往後會造成很大之影響。

梁秀中出生成長於藝術家族，父親梁中銘精勤不懈而踏實穩健的素描寫、速基本功的鍛鍊，以及隨時隨地捕捉自然的速寫習慣，對於日後梁秀中走向繪畫藝術，以及繪畫創作觀念和習慣之養成，無疑產生不可忽視的潛移默化作用，對其繪畫創作，自然深具影響。

顛沛流離的童年、青少年時期

1937年夏日，盧溝橋事變帶動了八年對日抗戰，南京、上海局勢也趨於緊張，國民政府於11月21日宣布遷都於重慶，自此幼年的小中（梁秀中）也隨著家人之輾轉遷徙，展開長時期飄移不定的逃難日子。先到武漢，然後途經越南邊境海防而到廣西的桂林，短暫停留之後再遷到重慶附近的綦江小鎮。在遷徙過程中，小她三歲的妹妹不幸罹病夭折，幸而在大後方又增添了敏川和敏天兩位弟弟，方始沖淡家中的哀傷和緊繃之氣氛。

迄今梁秀中仍記得童年時期隨時躲避空襲警報的景象。經敵機空襲之後，她曾在父親背負下走回家，沿途遍地瘡痍而慘不忍睹。父親叮嚀她閉起眼睛不要看，但在好奇心驅使下，

【上圖】
1939年，梁秀中與父母親合影於桂林。

【下圖】
1936年，幼年梁小中與父親梁中銘合影。





她曾眯起眼睛偷看，卻赫然見地上趴著一具頭部被流彈炸毀的無頭婦人，手中卻仍緊抱著自己的小孩；也看到了一位被轟炸而嚇死的老人，僵直地躺在自家門前，雖已斷氣，但臉上仍然定格於驚恐的神情。回到家中，庭院裡有顆巨大的未爆彈，地面出現不少坑洞；屋內牆壁遭爆震而傾斜殘斷，明星花露水、白樹油瓶子散落滿地，散發出各種混雜的怪味，都帶給幼小的梁秀中極大的視覺和嗅覺，以及心靈感官上的刺激和震撼。

1943年，日本軍機對重慶以至於他們所居住的綦江一帶的轟炸更趨密集而猛烈，在父親梁中銘之安排下，懷有身孕的母親遂收拾簡便行李，帶著小中與大弟，連夜搭乘沒有蓬蓋的卡車，前往成都投靠又銘伯父，父親則仍留在重慶執行任務。然後小中在伯父的安排下，以「秀中」之名登記而進入成都航空委員會子弟小學就讀，從此遂改名為「秀中」。

在梁秀中幼年的記憶中，小學四年級以前，幾乎多半在躲避空襲警報而隨時充滿著危機意識中度過。歷經戰火的考驗，讓她自幼以來，對於周遭人、事、物的觀察和感受，格外敏銳而深刻，也因而淬鍊出很高的抗壓性，讓她日後在面臨大風大浪的事件以及環境的挑戰，都能夠堅強面對。

承襲父母的藝術基因，梁秀中從小喜歡畫畫，尤其每當看到父親為朋友速寫畫像時，她總喜歡湊近觀看父親作畫。久而久之，有時



也會拿著筆坐在父親身邊，學著父親作畫的動作和節奏跟著塗鴉。當父親要將畫像贈予被畫之友人時，她也樂意將自己所畫，隨著父親的作品當成附贈品一起奉送。梁秀中在1978年發表一篇〈耳濡目染習繪記〉（1978.10.29《民族晚報》）裡面憶及童年時提到：

……由於當時因戰爭影響，物質生活條件極差，小女孩的我，沒有現代孩子們所擁有的各種玩具，連日夜夢想的一個洋娃娃都沒有。我們的遊戲範圍是廣大的田野，但是在奔逐跑跳之後，回到家中就只有紙筆為伴了。看父親作畫，漸漸地成為我童年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看多了，看久了，不知不覺地也就拿著筆，端張小凳子坐在父親身邊塗著，父親也有意無意間指導我，直到那一天——我六歲生日的那天，我畫了那張父親的鉛筆畫像，才讓父親真正開始教我繪畫。

迄今家裡仍然保存著她在七歲（實歲六足歲）的1940年12月17日生日當天，用鉛筆所畫的〈父親畫像〉。畫中年輕的父親坐在案前、面對著觀賞者，身體微傾而以右手肘抵著桌面，以支撐上半身的重心。右手掌托著臉頰，拇指和食、中指之間夾著一支筆，眼鏡下的眼神似乎陷入思考狀態。左手則輕握著桌面上盛水的玻璃杯，連在玻璃杯背面的大拇指也憑概念畫出，觀察相當細膩。當時小中對於父親的動作、姿態、神情，以至於衣服細節的表現，都相當生動而傳神，屬視覺型（Visual stimuli）的繪



【左頁上圖】
梁秀中，〈又銘伯父畫像〉，
1987，彩墨、紙，
136×69cm。

【左頁下圖】
1939年，梁秀中與父親合影
於桂林。

梁秀中，〈父親畫像〉，1940，
鉛筆、紙，19×17cm。



畫藝術特質，大幅度超越同齡學童造形心理發展之常模，而展現出過人的繪畫天賦。

經過三個多月以後（1941.3.10），梁秀中另外畫了一張彩墨自畫像，是一幅自膝蓋以上的自己正面立姿，但眼神卻有些看向右方，衣領上繫條黃底橙紅圓點的小領帶，外披著媽媽親手編織的紅底綴以黑色方塊的漂亮毛線衣，黑色的短裙，頭髮上飾以可愛的蝴蝶結，可以看出媽媽對這家中唯一的掌上明珠的疼愛，而特別將她打扮得亮麗可愛。右上角題上「媽媽紀念」四個大字，顯示出這幅畫當時是送給媽媽作紀念的。也由於其父母高度的藝術素養，以及疼愛兒女，因而這幅畫歷經八十多年，迄今仍然保存得如此完好。

從上述兩件小畫像可以看出，幼兒時期的梁秀中，早已展現出過人的藝術天分，而且似乎也預告著其日後在人物畫方面的卓越成就。

且似乎也預告著其日後在人物畫方面的卓越成就。

在戰亂中輾轉的遷徙、避難，讓梁秀中甚至連梁母也記不得從幼稚園起，女兒究竟換了多少學校，尤其最早的幾間，已經完全記不起校名了。只是印象中，大多數的學校都在比較隱蔽的高地，需要爬著土階上學。至於印象開始比較清晰的小學，則以1944年借住於成都又銘伯父家時，從二年級讀起的成都航空委員會子弟學校。在唸這所學校的三、四年級時，她甚至榮獲「品學兼優獎」。目前梁秀中仍保存著小學時期參加女童軍著童軍服、戴童軍帽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主角煥發出一副自信和聰穎的英氣。

抗戰勝利後全家從四川遷回上海，1946年11月，梁父中銘獲晉升為國防部新聞局第一處少將專員，為了慶祝這項殊榮，梁中銘穿著少將戎

梁秀中，〈自畫像〉，1941，
彩墨、紙，10×7cm。

裝與家人拍攝了一幀全家福照片以資紀念（P9）。這時梁秀中已轉學進入上海文化小學五年級就讀。

不久，國共內戰爆發，左派文藝思潮也滲透進入校園內，連學校的話劇、歌唱等遊藝表演，也往往瀰漫著一股左派文藝思潮的氣氛。由於父親身分之特殊，具共產黨員身分的級任老師，幾乎每天都會問梁秀中一些「爸爸在家裡都講些什麼？」之類的探詢，試圖從小孩口中套出一些國防部的機密。機靈的她向爸爸轉述老師所打探的話時，梁父往往鎮定的回應說：「不要管！沒事！」。

1948年戰局逆轉，局勢極為不穩，12月中銘舉家遷臺，1949年2月梁秀中辦理轉學，進入臺北市立女子師範附屬小學，完成小學六年級最後一個學期的學業。之後隨即考上了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簡稱建國中學）初中部。當年之建國中學男女生兼收，但校內多為男生，女生的比例極為懸殊。初中時期的梁秀中不但適應得很快，而且成績優異，不但得過全年級（初三）國語文比賽第一名，甚至在1952年元月以女童軍隊長身分，參加中國童子軍全國第1屆聯合大露營活動，為升學主義下枯燥的初中生活增添色彩。



1946年，梁秀中參加上海女童軍。

〔左圖〕
梁秀中高中時攝於杭州南路自宅。

〔右圖〕
1950年代，梁秀中（中）參加全國童子軍大露營。





約 1952 年，梁秀中(右 2)於北一女第 7 屆運動大會時與同學合影。

在建國中學初中部雖然唸得很順，然而該校高中部卻不再招收女生，因此畢業之後，梁秀中考入了著名的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簡稱北一女）就讀。雖然在北一女她曾獲教育部舉辦的民族精神教育美術展覽比賽會中學組第二名的佳績，然而北一女沉重的課業壓力，卻讓美術、運動、文學出眾，又是女童軍等五

育並進的梁秀中，感覺到不易適應。在高二升高三之際，正巧獲悉班上有同學的姊姊曾從北一女轉學靜修女中，因而在家人的支持下，循此途徑轉學靜修女中就讀高三。

到了高三升學壓力逐漸逼近，但是梁秀中以唸北一女的實力應付靜修之課業，仍覺游刃有餘，尤其在美術課中遇到了成名於日治時期的本省籍畫家林玉山（1907-2004）老師。當年第一次上毛筆畫課，林老師教導同學用毛筆雙鉤畫水仙花，從小耳濡目染父親作畫的梁秀中，拿著長鋒筆的手既穩，線條也勾得勻整而靈活，引起了林玉山老師的注意和肯定。林玉山於 1994 年所撰〈兩度師生緣——為梁秀中六十回顧展畫集序〉，其中提到：

光復後，諸事在轉型與整頓之中，余謀北上求職，經由盧雲生先生之聯繫，欣聞靜修女中洪校長有意加強美術教育，隨後即獲懇聘，因攜眷北遷任教。

在教學上，鼓勵學生寫生，訓練觀察，以及用鉛筆以至毛筆之描繪。民國四十三年某日，指導學生畫水仙時，喜見一幅知用筆且

有韻味之作品，探詢下，始知出自中銘先生之掌珠，首次認識即留下深刻之印象……。

林玉山認為學生梁秀中非常適合朝向美術領域發展，因而常鼓勵她利用課餘時間到美術教室畫素描。三個月後的校慶活動中，梁秀中一舉獲得了全校寫生、書法、作文三項比賽第一名的「三冠王」佳績，讓她信心為之大增而有如魚得水之感。此外，也由於梁秀中在美術才華突出，因此中學時期班上的壁報以及教室布置等工作，往往就落在她身上。

自幼成長於梁氏三傑藝術世家的梁秀中，長時期受到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加上其本人出眾的藝術天賦和興趣，比起一般師徒傳承型態有更為便捷的傳習優勢。按理說縱使不再轉益多師，亦能深得三傑之真傳而持續精進，日後想在畫壇上立足也不難。

然而，另一方面從藝術教育的觀點而論，通常親人之間的技藝傳習教學，往往也基於從小生活在一起而太過於親近之緣故，反而不易如同師徒制在「教」、「學」之間建立適度距離，以達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之敬畏師長的心理，進而刺激其學習上的積極和主動。

正巧，在梁秀中完成高中學業之前，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已有藝術系之設置，為當年全臺唯一的大專院校專業美術教育科系。雖然如此，當時梁秀中既喜歡繪畫也喜歡文學，曾經為了投考藝術系或中文系猶疑了一陣子。當年梁父或許認為女孩子當畫家很辛苦，經常要頂著烈日、風沙外出到處寫生取材，因而曾鼓勵女兒讀中文系。最後梁秀中自己考量如果唸中文系的話，必定免不了要背一大堆古文古書，在興趣和專長的驅使，加上家人的支持之下，遂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為報考大學校院的第一志願。

【上圖】梁秀中教學用的水仙畫稿。

【下圖】梁秀中大學時期留影。

